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母亲的包袱皮



魂的自由》。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五十余种。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一年前的今天，那个不堪回首的寒冷的日子。

我从母亲在青岛暂住期间侍弄过的小园里，从她看过花开的月季丛中采来刚开的花，放在遗像旁，点燃三炷香，默默跪下去，跪在母亲面前。母亲的坟墓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关东故乡荒凉的山坡上，那里早已冷了，飘雪了。窗扇已经打开，我静静看着三炷香的一缕青烟朝窗口缓缓飘移……

良久，我站起身，从壁橱深处小心捧出一个长方形浅底纸盒，慢慢打开，凝视和抚摸里面的一块布。我把脸贴了上去，泪水从心头涌起。

那是极普通的布，是母亲生前用了几十年的一方包袱皮。大约一条见方，白底，仿佛五线谱的五条绿色细线交织出小小的方格，上面等距缀满手指肚大小的树叶和谷粒般的小樱桃。两片叶的配三粒樱桃，一片叶的配两粒，另有不带叶片的单独一两粒散在其间，宛如五线谱上的音符。均为绿色，只是深浅约略不同。那个年代，当然是棉布，斜纹棉布。虽然旧，但似乎仍有生机、有动感，更有质感。整块布基本完好，只是四个角明显拉长，而且破了，有不规则的小洞和豁口。那不是硬伤，而是长期拉拽和摩擦形成的——数十年间，四个角不知在母亲手里拉了多少次，系了多少次，解了多少次，摩擦了多少次……

我看着这块布，看着这方包袱皮，看着上面隐隐透出白底的纯绿色图案。一般说来，北方乡亲们大多喜欢红色粉色等更艳更花的布料，以便给清苦单调的岁月多少带来一点儿喜庆色彩，而母亲却选择了较为素朴的图案。这是为什么呢？不错，肯定是樱桃，无论锯齿形叶片还是细柄顶端那楚楚可怜的小小的圆果，都显然是家乡最常见的本土樱桃。我想起来了，老屋前就有这样的樱桃树。前面菜园东南角有一棵，后窗那里有一棵。不，应该是一丛。长到差不多房檐高的时候，便不再往高处长了，只管不断从根部抽出新枝。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一棵树，莫如说是一堆树。树后是十几架黄瓜和两三垄西

红柿。前面菜园那棵相对垂觉，大体看得出主干和树冠，树下得以种韭菜香菜菠菜什么的。樱桃是家乡最先熟的水果。端午前后，一点点由绿变白，由白变黄，再由黄变红。由黄变红是最让人嘴馋的阶段。母亲总是让我们耐心等待，我们就眼巴巴等着。忽然某天早上，去园里割韭菜回来的母亲喊我们吃樱桃。但见樱桃用一片向日葵叶子托着，圆溜溜的圆，红红的，娇滴滴的红。张口投到嘴里，甜甜的汁液立刻在舌尖炸开。可惜樱桃太小了，只能甜到牙根舌根，嗓子眼都甜不到。于是我们两粒、三粒甚至四五粒一起投到嘴里。母亲只是站在旁边看着，微笑着看着。仔细回想起来，那并不纯粹是开心的微笑。开心，却又隐隐沁出一丝凄寂和苦楚。记忆中，母亲从不曾把樱桃放到自己嘴里。我忽然明白了母亲选择这樱桃图案的理由：几十年前那一时刻站在农村供销社柜台前的母亲，眼前一定闪出了自家房前屋后那两棵樱桃树，闪出了樱桃树下她的六个孩子：樱桃脸蛋，樱桃嘴唇，樱桃眼珠……

我把嘴唇和鼻尖慢慢贴在缀满樱桃的包袱皮上，一股久违而又熟悉的母亲身上特有的气味和温馨。恍惚之间，好像钻进了五十多年前漫漫冬夜里讲故事的母亲的被窝，坐在了炕上低头纳鞋底或缝棉衣的母亲的身旁，穿上了母亲一针一线做的棉衣和棉鞋……

父亲和大妹告诉我，这方包袱皮包过所有六个子女的衣服。我是长子，我们六个之间各差三岁，我与我最小的妹妹即母亲最小的女儿至少相距十五年，而最小的妹妹在二十几岁结婚前几乎一直在母亲身边——是啊，这方包袱皮包了我们六个子女的衣服，相继包了几十年，冬天的，夏天的，新的，旧的，破的。但我敢说，几乎没包过母亲自己的衣服。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候，母亲甚至没有去外婆家穿的单裤，没有冬天穿的棉裤。

而今，母亲去了，包袱皮空了。沉思片刻，我用空了的包袱皮轻轻包起母亲最后几年最常穿的一件深绿色格格上衣……

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

开发商的促销手段



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李开周，职业撰稿人，编剧，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

想体验时光倒流的感觉吗？很简单，只要您读读民国报纸上刊登的如下几则售房广告就行了。

OK，现在我们翻开1937年1月1日出版的《正报》，找到第五版和第六版之间的中缝。大家看到了什么？《国华大楼公寓式房间出售》，对，就是这个标题，标题下面还有两行小字：“国华大楼公寓式房间，电梯代步，房价低廉，舒适经济，个人住所与写字间均宜，包装设计装置。地址：迎新街。”

很明显这是一售楼广告，卖家是哪家公司不得而知。每平方米起价多少，广告上也没写，开发商着重介绍的是房子有多么舒适优良，还有奉送的礼包——“包装设计装置”。设计装置就是装修。当时开发商跟现在一样，也是以毛坯房出售为主，唯独这家开发商服务到位，可以给购房者免费装修。

我们再翻开1946年12月13日出版的《正报》，在这期报纸的第六版也有一则售房广告，大标题就很吸引人：《高利威胁下，房屋降价求售》。意思是卖家开发时贷款太多，资金周转不灵，现在为了尽快还贷，不得不让利贱卖。大半个世纪以后，这种“清盘还贷”的促销手段正被现在的炒房客广泛使用，不信您去安居客、搜房网等房产网站瞧瞧，到处是“房东急用钱，现在急售好房”或者“业主没钱还贷，吐血大甩卖”等等帖子。你要真信了

他们是吐血甩卖而出手接盘，那么最后吐血的会是你。

也有的卖家不包装修，也不伪称“高利威胁、降价求售”，他们会在广告上打出代缴税费的优惠信息。比如1947年8月6日《正报》头版，浙江地产服务社登出促销手段如下：“代缴地价税三年。”所谓“地价税”，是上海、青岛、广州、杭州等几个城市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为了打压炒地炒房，而推出的一个新税种。该税几乎面向所有业主征收，每年征收四次，每次征收土地总价的1.5%，对业主来讲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家开发商替买家缴三年地价税，自然能吸引一部分购房者前去签单。

现在开发商常用一种促销手段：抽奖。这一招在民国开发商那里也被用得炉火纯青。新中国成立前夕《正报》第二版刊登了某“营造公社”（这是当时开发商的常用名称，当时不称房地产公司，而称“营造厂”、“营造公社”或“地产公社”）的开盘公告，说购房者如果在开盘后第一周购买，可以凭购房收据参加抽奖，一周之后再去购买则没有抽奖资格。另外每向后延迟一天，楼盘定价就要上浮8%！

用抽奖来吸引买家，用涨价来恐吓顾客，这家开发商可以说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了。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俗在骨子里



《睦邻》、《生命之几许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C》集大型纪录片《坤》、《生命的几许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C》集大型纪录片《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眼看乾

这里说“俗在骨子里”，倒不一定说“俗”单纯就是庸俗，其实我想说的是“习俗”或“风俗”。人们习惯了某种东西后，要有意识地改变它，往往是勉为其难的。

几年前，我与几个朋友驾车围绕中国周边国家进行采访，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后，我们入乡随俗，接连吃了两个多月鸡肉。那鸡肉都一个做法，除了炸烤，没有其他花样。可能有人会说，那不是还有牛肉、羊肉解馋吗？实际上你要真去那些国家，就会发现牛羊肉都很贵，一般人很少吃得起。

等到我们进入缅甸，打前站的朋友带我们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坐上桌，大家七嘴八舌，张口便点红烧肉、肉炖粉条、农家小炒肉，鸡肉则看都不看，说提到“鸡”字都要吐了。等红烧肉等菜一上桌，一位哥们当即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掉下来。接下来大家风卷残云，狼吞虎咽，几个肉菜顿时扒拉一空，盘子里连肉汤、肉末都见不到了。

一位朋友说：“这往好里说，只有胃最爱国。往不好里说，就是俗在骨子里，什么东西打下的底子，最要命的就是那东西，装是装不出来的。”

一年后，我又去了沙特阿拉伯，在利雅得的一次活动中，我又感悟到朋友说的这个道理。尽管一路非常小心，一位朋友还是犯了个小错。为感谢沙特朋友的接待，他端起一杯水说：“就让我们以水代酒，碰杯感谢各位。”当时，沙特的朋友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碰杯的方式在沙特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会让人联想起喝酒的举动。这不符合我们的宗教要义。”

我的朋友尽管认真谨慎，但骨子

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

真的浪漫



县人民政府顾问。县博物馆捐赠者，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收藏的邮票品种和数量获吉尼斯纪录。沂源林一苇，童话作家、收藏家、装置艺术家、生活家，最想成为慈善家。世界爱情邮

每年的春天，我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情人节邮票。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在第一时间打开，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睫毛误了事。我知道有很多惊奇等着我，那些绮丽的、梦幻的、附着特别味道和故事的邮票，正躺在信封里，睁着眼睛和我打照面呢。等到我“啊”的一声尖叫，或者会心一笑，那就是我们见面了。唯独收到澳大利亚的来信除外。如果心情不好，我会随手往旁边一丢。不用看，我也知道那是一枚玫瑰邮票，红的，很纯正的圣母玛丽亚的那种。可乐的，是这样的邮票总是共用一个名字，他们叫它“浪漫”。

有一年，我在北京国际邮展上遇到澳大利亚邮政部门的官员，我不太客气地说，你们傻不傻呀，每年的情人节邮票都是发行一枚红玫瑰邮票，还叫什么“Romantic”，你们真觉得这很浪漫吗？那个官员笑一笑，把我请进柜台内，给我倒一杯咖啡，笑着说：我知道浪漫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有的人表达爱，会用一百种一千种方式表达，天天用不同的方式对情人表达，这当然是非常浪漫的。还有一种人，也天天向他的爱人表达爱，但是，他只用一种方式表达，几十年如一日。比如他天天给他的爱人早上烤面包，当然他的爱人都把面包吃了，他的爱几十年没有痕迹。又或者他每天在墙上写一句“我爱你”，五十年后他的爱红黄蓝绿写满了墙。你不觉得这非常浪漫吗？

哈哈。我笑了。

美丽的红玫瑰是人们公认的罗曼蒂克的象征，它有最古老的传说、最美丽的寓意、最尊贵的身份、最奢华和最浪漫的故事。即使你们知道的所有关于玫瑰的故事我全都不说，我知道的玫瑰故事给你讲一晚上也讲不完：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玫瑰有一个别名“巧克力”，你拿着这个“巧克力”，想你爱着的人，喊这个人的名字时，摘下一片玫瑰放到嘴里，这朵玫瑰会像巧克力一样含化在你嘴里。你的嘴里一汪清泉，满嘴巧克力香。在墨西哥，如果你摘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红玫瑰，你取盆水，撕下7个玫瑰花瓣放在盆里，你会在水里看到你的爱人。在印第

里还是俗人的想法，以为换了水就不犯禁忌，没想到动作和行为上还是处处犯忌。其实不只是他，换了我们也一样，有时想换一副面孔，但一不小心就把骨子里的“俗”流露出来。

后来有一次我去南方会稽山中的一家禅修中心，与一位来自台湾的著名禅师一起吃饭。饭菜当然是素斋，也就是说所有菜都没有荤腥，不过等那些菜端上来后，禅师却略皱了皱眉头。原来，菜虽然是素菜，但厨师却将其中的一些菜做成鱼虾、鸡鸭等形状和味道，俗称素虾、素鱼、素鸡、素鸭等，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大家尚未动筷子，禅师便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既然这里是禅修中心，大家来就是为了修身养性，那么吃素斋就要好好品味素斋的味道，而不要把素菜做成肉菜的样子，让人自欺欺人地吃着素菜，眼里的还是肉菜的外观，心里还想着肉菜的滋味。”

他的一番话让我忽然有所觉悟。确实，我以前吃素斋还挺欣赏那些菜品，吃起来似乎是牛肉、鱼肉，但实际上却是豆腐或面筋，由此我很钦佩厨师的手艺，以为这是吃素的一种境界。但没想到，其实这是人们骨子里“俗”的反映，表面上修身养性，心中却还咀嚼着肉食的味道。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前骂人的话说“狗改不了吃屎，猫改不了尿尿”，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很多习性是浸在骨头缝里的，要改起来没那么容易。想想当年的红色风暴将人洗心革面似乎彻底到家了，可一瞬间，人们骨子里的那点“俗气”不费多大工夫就卷土重来，就像我们内心的肉食欲望一样迸发而出。



这就是一枚澳大利亚1999年、2000年发行的玫瑰邮票（如图），看它那责任的红和来自内心的美丽，不由让人想到，该怎样谈一场荡气回肠的恋爱，才对得起这朵叫做浪漫的玫瑰！